

佛說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
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說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

維五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菩薩五百人俱爾時賢者賴吒和羅止頓舍衛國盡夏三月更新具衣鉢著其被服與百新學比丘俱所作已辦共遊諸國往詣王舍大城靈鳥頂山於是賢者賴吒和羅行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賴吒和羅問世尊言菩薩大士奉行何等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致無動畏之慧超異之智發遣辯才光明徹照入一切智教授衆生令得解脫斷於狐疑以善權方便示衆一切智言行相應所問諸佛常以巧便得諸佛意一切所聞法皆能受持疾逮一切智爾時賢者賴吒和羅以偈讚歎問佛而說頌曰

云何菩薩滿所願 何謂所作而審諦
具足智慧功德願 今人中尊解說是
紫磨金色妙身體 爲人中尊積上德
救濟擁護於衆生 願佛解說無上行
爲如何得無盡智 無量總持上佛道
云何致得平等行 解決衆人之狐疑
無數億劫樂生死 其意終不有穢狀
已見無數勤苦人 善權教授令開解
淨其佛國眷屬具 光明壽命衆亦爾
一切所云爲寂寞 惟願世尊說上行
降魔官屬斷諸見 脫於愛欲度想行
云何講說經法義 願佛解說諸實行
端正姝好辯才足 爲衆人說柔輒音
飽滿世間如時雨 願佛解說諸覺行
所說微妙如羯陵 梵聲無疑明慧音

衆會渴仰於經法 便以甘露飽一切
若有欲學尊佛道 當勤精進志法行
如來所講悉平等 惟願法王以時說
我欲聽說正真道 佛天中天知我意
今我不敢擾世尊 惟願善說無上行
佛告賴吒和羅第五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此之
義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愍傷諸天及世間人
乃爲當來諸菩薩施令得護行賴吒和羅諦
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賴吒和羅言唯
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
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爲四一者行平等心而
無諛諂二者等心於一切三者解了空行四
者如口所言身行亦爾是爲四事法菩薩疾
得清淨行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
得安隱勸進何等爲四一者得總持二者得

善知識三者得法忍四者於戒清淨所行平等是爲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入於塵勞歡悅生死法何等爲四一者菩薩示現佛身入於生死勸諸起滅者令得喜悅法二者爲說柔順之法三者所有無所愛惜四者得不起法忍是爲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無所愛著何等爲四一者菩薩不當著家居舍宅二者出家菩薩不當貪財利三者菩薩不求諸功德報四者菩薩不當惜身命是爲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於法無厭足何等爲四一者於戒無所缺減二者習閑居野處三者奉四賢聖之行四者得博聞是爲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而得無念普有所入何等爲四一者令生善處常值佛

世二者聽受尊長教而無諛諂三者樂受教命其心不著財利四者得辯才入深法要是爲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爲四一者爲菩薩行無傷害意於人二者棄捐諛諂衆邪之行樂在閑居三者一切所有施而不惜不望其報四者晝夜常志求法見說法者不求其短是爲四事法菩薩摩訶薩得清淨行佛爾時說偈言

其心不著塵垢法 即便無有惡瑕穢
志意不厭教論議 則能令致無上道
雖遇不賢常一心 普入邪行惡道本
出家學道無所惜 在於山間欲解脫
閑居寂寞無所起 其心不著財利色
捐棄軀體不惜命 行如師子無所畏
心得歡悅知厭足 譬如飛鳥無所畏

一切世間無有常 志求佛道大慧行
常樂獨處譬如犀 無所恐懼如師子
心不怖懼無羸志 若得供養無增損
捐去邪語及惡見 智了大行志解道
我爲世間一切護 意爲善權無放逸
意善持戒爲衆導 心不亂著諸恩愛
謹順正行如救火 常求世尊上妙行
已脫於空無有相 種種具足審寂寞
所住靜然智慧明 得甘露味當歡悅
假使得佛覺道意 常爲清淨無疑難
總持辯才其心一 維五 忍一切苦不想得
若有菩薩聞是行 欲求佛道當歡喜
常志精進離懈怠 了穢無知意不害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爲自墮落何
等爲四事一者菩薩憍慢而不恭敬爲自墮

落二者菩薩作無反復習於諛諂爲自墮落
三者菩薩求於供養貪利爲自墮落四者菩
薩佞諂邪行求於供養爲自墮落是爲四事
法菩薩爲自墮落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
四事法而墮邪墮何等爲四一者懈怠爲墮
墮法二者無淨信三者起想四者見得供養
者有嫉妬心是爲菩薩四事墮邪墮法佛告
賴吒和羅菩薩不當習四事法何等爲四一
者菩薩不當與諸邪見人相習二者菩薩不
當與誹謗正法之人相習三者菩薩不當
與惡知識相習四者菩薩不當與貪衣食人
相習是爲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
事法得苦痛之罪何等爲四一者以智慧自
貢高懷憎嫉意二者心不歡悅無清淨行三
者不能忍辱但欲貪他人財物四者謂有我

人著法是爲四事法菩薩得苦痛之罪佛告

增五

五

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縛何等爲四一者菩薩喜輕慢於是爲自縛二者菩薩行世間巧便起賈作治生想是爲自縛三者菩薩意不受法慧爲放逸行是爲自縛四者菩薩縛意住種姓是爲自縛是爲四事佛告賴吒和羅後當來世學菩薩道者當有是諸瑕穢無行人當供養諸無行者諛諂人當供養諸諛諂者有無智人供養諸無智者貪求衣食無有直心嫉妬種姓諛諂懷邪無質朴心欺諸尊長及諸家室用供養故還相誹謗意貪財利入諸郡國不念說法以聞解人亦無善權於衆人無智慧意自以爲智見他人智慧爲善師便輕慢之設有無行者爲破壞之器還相求長短捨精進行爲無智懈怠不多念

智慧還相壞法別離衆會共結怨害轉共誣聞謂他無行我承法教不奉禁戒亦不欲聞法不行精進生於貧窶之中在窮厄家行作沙門但憂求財利其所在處不能得安何況亂志一心雖行佛功德續貪著家室之利自謂我爲沙門也佛言我不謂是輩之人爲行菩薩法如是等人百千劫中不能得柔順法忍何況欲得佛慧正覺之行佛言賴吒和羅我不但謂是輩之人墮三道壘亦復當墮八惡之處何等爲八一者生邊地二者墮貧窮家三者所生之處面目醜惡四者生邪惡不善之家五者生與惡知識會六者多疾病七者所生處壽命短八者橫死是爲菩薩八惡事墮於邪壘所以者何賴吒和羅我不以口言作願以爲菩薩不以僞亂之人爲清淨行

不以諛諂為菩薩行不以貪著衣食為供養
佛不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不以自見慧行
為斷疑垢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意不謂多
貪求者而得總持我不謂不見誠諦之德而
有望礙當得生善處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
得清淨身我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我不
謂非至誠行者當得清淨也我不謂憍慢者
當得淨潔意我不謂非知厭足者當好法也
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法佛言賴吒和羅
我不怨責外六師也責此輩愚癡之人劇於
外六師所以者何所言各異所行不同為欺
諸天及世間人佛於是說偈言

無智憤亂為放逸 輕慢無敬多貪求
與塵垢會起欲想 是輩之人去道遠
貪求供養懈怠增 以無精進失淨信

便壞淨行亡正戒 犯禁法者失善道
生於貧家作沙門 在窮厄中求供養
譬如有人無寶物 從他責望求財產
貪供養故在閑居 在於彼住欲自達
得神通智辯才具 棄捐家室受所有
不見道徑隨亂行 生於貧窮卑賤家
在醜惡中無力勢 墮於貢高愚癡地
作卑賤者無名德 意貪財利為放逸
後即生於大惡處 億劫之中無善跡
假使於道無貪利 諸天人民悉得佛
隨嵐之風不動人 用供養故不自成
無有功德仰於人 無精進意失善行
為壞亂教不承法 不能逮得慧道意
以至誠利致佛法 終不失行如道意
志願甚堅常清淨 所奉如應則為道

我求佛故無所惜 及施身命索經法
是輩捨法不精進 已於道法失句義
有大燈明無能見 我本求索善義說
適聞所教即奉行 斷絕一切諸愛欲
已聞種種佛法教 不能究竟一法句

非法行者何得道 譬如示盲之道徑

佛告賴吒和羅乃往過世無央數劫長遠不可計無量不可思議爾時有佛號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世間教授佛天中天時有國王名頽真無佛言賴吒和羅其頽真無國王典主閻浮利天下廣長六十四萬里時閻浮利有二萬大城有億千家其王頽真無有大城名寶照明王所治處其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以七寶爲城南北出有八道所作審諦具足爾時人壽十億那術歲佛

告賴吒和羅其王頽真無有子名曰德光端正姝好威神妙絕初始生時自然有千藏出皆有七寶一一藏中自然有諸國王寶其七寶高八丈德光適生一切閻浮利人皆大歡喜拘閉牢獄皆得解脫其德光太子適生七日之中無智不博道俗悉具佛語賴吒和羅於時淨居諸天中夜時來到德光太子所語之言太子不當爲放逸之行於是德光太子從彼以來具足萬歲之中初不睡卧亦不調戲初不歌儻未曾作樂亦不行來不出遊觀未曾貪身亦不念歌儻妓樂不貪財利不念家居不著郡國亦無所求一切所有無所愛惜而立一心常在獨處以寂諸難得意少有無生不死者身命不可保不相敬重天下恩愛會當別離無有作導師者亂法犯罪憂怖

恐懼凡夫之士不知狀足以愚癡力常喜諍
鬪我今者爲墮無行之中我欲默然無爲彼
時太子獨處閑居無放逸意遠諸愛欲爲等
心行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頌真無他域之中
有一大城名樂施財爲德光太子造南北行
有八重八百交道以七寶爲城其城七重以
七寶爲帳皆以白珠瓔珞之一切諸欄楯間
有八萬寶柱一切諸寶柱各有六萬寶繩互
相交繫一切諸寶繩各有千四百億帶係若
有風吹展轉相振出百千妓樂之音聲一切
諸欄楯前各有五百姝女善鼓音樂皆工歌
儻得第一妓所作具足能歡悅一切天下諸
國人王以是供給德光太子王告諸姝女曰
汝等捨諸因緣晝夜作諸妓樂以樂太子令
可其意無得使見不善之事一切欄楯邊置

雜五

九

諸施具飢者與飯渴者與漿欲得車馬者與
之欲得衣服華香坐具舍宅燈火隨其所求
供養具金銀明月珠瑠璃水精象馬一切諸
七寶瓔珞以給天下其城中央爲德光太子
作七寶宮殿八重交露彼一講堂上有四億
牀座以給太子城中有園觀生華樹寶樹其
樹常生悉徧覆蓋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
央有七寶浴池以四寶金銀水精瑠璃爲欄
楯中有八百師子之頭其水由中入浴池其
浴池中復有八百師子頭池水從中流出池
中常生四種華青蓮華紅蓮華白蓮華黃蓮
華周匝有寶樹其樹有華實其浴池邊復有
八百莊飾寶樹一切諸寶樹間各復有十二
寶樹各以八十八寶繩轉相連結風起吹樹
轉相撓槩出百千種音聲諸浴池上皆有七

寶交露帳德光太子在其中浴其講堂上有四十億七寶牀座各敷五百坐具其中央敷一大七寶座敷八十億妙好衣以爲坐具座高五丈六尺德光太子在其上坐一切諸牀座下各有香爐晝夜三友火燒蜜香布諸好華以寶覆蓋垂金色蓮華殿上有明月珠帳垂八萬明月珠出其光明普有所照一切諸樹上皆懸諸幡蓋一切諸園觀中各有九萬明月珠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普遍佛國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有鸚鵡鷺鷥拘耆孔雀鴈鳥鴛鴦鳩那羅鳥鴉鵲鳥諸耆域鳥皆共悲鳴有種種音聲以樂德光太子常作五百味供具爾時一切房室中有五百童男限年十六以上二十以還皆悉童男都於諸國選擇得是諸童男將入彼城悉皆巧黠無所

不能皆知天下諸所作爲復將八十億童女在其城中端正姝好年十六以上限至二十皆工歌儻能令男子歡悅其所語柔輒工談言語常知應時不長亦不短不肥亦不瘦不白亦不黑口出優鉢華香身出栴檀香皆如天上玉女悉同心皆悉圍遶德光太子鼓樂絃歌於是德光太子心念言我今自然得大怨家衆亂我清白之法我今當作無所惜之行於是太子愁憂不樂譬如有人所見拘繫心無所樂德光太子亦如是也見諸姝女妓樂意無放逸亦不以爲奇特亦不貪其城郭亦不著車乘彼具足於千歲中未曾愛色想亦不想聲香味細滑皆除諸想當專志一心念言此爲是我怨家之衆我何時出是怨家中去而得解脫爲無放逸行爾時諸姝女

白王頴真無太子不聽歌儻憂愁不樂佛語
 賴吒和羅時王頴真無與八萬小王俱往詣
 德光太子所悲泣淚出愁憂不樂感絕躋地
 侍者即共扶持王令起住爲太子說偈言
 願子但觀我諸寶 子初生時自然出

誰嬌汝者今語我 吾當重罪誅罰之
 今且觀是如天上 我從子意之所欲
 今者太子有何乏 我能隨意令子得
 視是諸欲淨好目 諸姝女俱鼓樂聲
 與共娛樂除其憂 悉工鼓音常喜笑
 汝當聽是好音聲 所鼓妓樂相和悲
 今正是意娛樂時 其池水中有蓮華
 園觀中有葉華實 種種妙好無亂穢
 觀是第一自在智 可以喜樂一哀我
 入池中洒自恣樂 中有蓮華青黃白

種種紅蓮光覺人 今子觀是何不樂
 鷓鴣鸚鵡拘耆鶴 拘那耆鳥哀鸞聲
 諸香白蓮譬若雪 孰聞是香不歡悅
 明月講堂平等力 黃金瑠璃爲欄楯
 諸所珍寶最妙好 諸樹音聲出那術

欄楯邊施用汝故 衆千姝女鼓輦音
 亦聞玉女歌樂聲 子意何念而不悅
 今太子等爲美好 可以娛樂聽我言
 父母住此目淚出 子豈無哀愍我等
 爾時德光太子以偈答王言
 彼持功德者 離諸惡見言 我已厭苦樂
 不貪無利欲 皆見於五道 生死諸人民
 今當說解脫 父王聽我言 無有觸嬌我
 今吾當何說 我不貪於欲 云何樂歌儻
 一切諸愛欲 我視如怨家 塵勞諸貪愛

墮人著五道

雜五

是諸姝女輩

無覺癡樂之

爲是諸魔事

墮落大繫縛

諸聖賢道士

常不讚歎是

習此愛欲者

爲種因緣根

是姝女身體

皮革而裹連

筋骨相支柱

如幻無正利

譬若如畫瓶

中滿盛不淨

譬如在塚間

云何當樂此

所鼓音樂聲

無有亦無受

一切樂無諦

了此爲不惑

若習於想念

便即失一心

隨塵勞音者

譬如癡老人

一切諸有樹

或有熾盛時

亦不可常保

或有無樂時

其果無有常

亦不常著樹

我已了知是

豈當戲短命

父母不可保

及兄弟妻婦

親里亦如是

臨終不自在

一切諸所有

如草上之露

不當從其心

自恣爲放逸

是意不可滿

譬若如大海

恩愛甚廣大

已得復重索

衆人貪欲故

各各而懈廢

無能缺減者

譬若須彌山

人以意爲本

身命過去疾

譬如河水流

適合便復別

盡壞不久立

譬若如電現

貪著三界欲

則爲無智黯

諸天來語我

無得爲放逸

爲菩薩行者

不貪諸所有

願欲得佛道

哀念衆人民

非以姪欲行

可以致佛道

其有愛貪欲

爲心意作奴

便爲自壞敗

不得立功德

我終不愛欲

亦不起瞋恚

如鳥墮羅網

云何得自在

現於惡思想

爲還自縛身

意不得自在

爲無利空聚

合爲恐懼身

譬如毒樹華

何所是人尊

謂度駛水者

觀視諸人民

流墮惡道者

爲誣空無句

興起諸邪見

王當知我意

欲度脫此輩

不令積慢法

疾得度無極

覺諸睡卧者

療治於疾疫	為除去憂患	今立歡悅跡
欲脫三千世	縛著音響者	為說善經義
飽滿久貧窮	調諸不成者	拔出於惡道
施盲得眼目	令聾者得聽	為造解脫燈
立智慧神通	令諸三界人	得三忍平等
為作慈悲雨	度諸雲霧岸	為一切衆人
現其光明燄	便得善覺意	令脫得陰涼
為雨諸醫藥	皆令得安隱	念是以父王
便即坐一心	吾於一切欲	無復志願求
但欲索佛道	用哀衆人故	於諸有貪欲
無復有志願	孰有智黠人	樂在於是中
云何犯禁忌	令人意迷亂	若自貪愛色
為墮大惡道	誰行佛道者	當復為放逸
人皆隨水流	我當令逆洄	不可以言說
而致得佛道	當放慈悲光	照於一切人

我不貪受欲 不縛著財物 我今願父王
 不如與衆還 我欲棄衆會 及一切郡國
 人多求可意 從是致疾病 制意不放逸
 勝得億郡國 不可在愛欲 而致得佛道
 若欲得無上 安隱快樂句 當詣大山中

在樹下而坐 習在於閑居 可得尊覺道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德光太子於講堂上與
 諸放逸者俱其心穢猒之時太子作三品行
 何等為三一者住立二者經行三者坐禪棄
 捐睡卧具足上行已得八住時太子夜半聞
 虛空中聲淨居諸天嗟歎佛功德廣普具足
 及歎法衆德光太子聞已衣毛為豎即而墮
 淚愁憂不樂叉手以偈問諸天言
 我在厄難中 諸天願哀我 今且住聽言
 我欲有所問 行在虛空中 為歎誰功德

我聞其音聲 其心爲悲喜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諸天爲王太子德光說
偈言

今世間有佛 太子不聞耶 佛號曰吉義
救濟無擁護 奉行諸善本 開化尊功德

衆僧以學問 有億那術千
德光太子以偈問諸天言

我儻見世尊 云何知是佛 願說慈功德
欲知於正覺 假使徃見佛 當問道如何
菩薩行何法 得爲一切護

維五

十五

於是諸天爲德光太子說偈言

頭髮輒妙好 英殊而右旋 其頂相威神
好譬若山巔 眉間相光明 威曜若日出
生妙而右旋 色好白如雪 覺意爲清淨
目爲紺青色 人中尊師子 顏色端正好

面目常和悅	放億無量光	普遍三千國
消滅諸惡道	佛口中牙齒	悉平等清淨
鮮潔如拘文	明如好樹光	無亂兩二十
合爲是四十	口中舌妙好	還自覆其面
口所說妙言	令人意歡悅	常無諸諛諂
梵音甚清淨	佛之所講說	勝百千音樂
除寂諸狐疑	令人得利悅	種種德無乏
善權決道義	以解黠法華	爲百千瓔珞
其地之音聲	爲出天妓樂	譬如天音響
佛語亦如是	真陀羅鵲鴨	拘耆及鴛鴦
鴈鶴及鸕鷀	鳩那羅問言	其音爲如梵
柔輒甚和悅	無諂無有短	覺了一切義
英儒而玄絕	可諸智者意	清淨離誹謗
無有諸想願	善施行德義	不聞作瑕穢
彼法行正覺	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體

皆有種種好 手臂長出膝 七合皆爲滿
 其指纖長好 有若干妙絕 紫磨金色體
 心如明月珠 著身毛輭好 上向而右旋
 齋圓而隆起 馬藏寂不現 足下安平趾
 其底有相輪 佛膝中正好 平等種種色
 經行若龍王 爲如師子步 行時默低頭
 諸根悉清淨 若人散華者 變成爲華蓋
 有增無減時 是爲佛正法 若得利無利
 勤苦與安樂 嗟歎及誹謗 其心無增減
 譬若如蓮華 不著於泥水 正師子如是

第五

十六

無有與等者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聞嗟歎
 佛功德及法比丘僧踊躍歡喜譬如貧窮飢
 凍之人得伏匿寶藏其人歡喜譬如盲人得
 眼目若如牢獄繫囚得解脫其人歡喜王太

子德光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欣喜如
 是於是國王太子德光念言如今聞佛威神
 證明經法衆僧具足尊行無缺在於生死爲
 反邪行凡夫之士多無反復貪身自見非是
 正行爲居家多瑕穢習著欲者當墮苦痛放
 逸行者智士所離愚癡爲闇冥當於其中爲
 作平等燈明人意難調名色甚深六入無猒
 不斷諸習當遇苦毒痛痒不安恩愛爲根當
 柁械諸受難捨與有共合長與怨會生死難
 斷爲人多衆事憤開疾病迷亂身不堅固會
 當歸死樂少憂多佛法爲第一安不可以塵
 勞之行貪欲放逸之心而得立功德行今我
 在愚癡之中不得一心定意不可以樂生死
 意與惡人會嚴治善道何況乃欲得無上正
 真道我寧可從高樓上東向自投莫使我諸

卷五

十七

家眷屬於門中作罣礙使吾不得出也佛告
賴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向彼吉義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自投口說是言假使世尊
有一切智能悉普見者今天中天當念救我
於是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申右臂放手
光明照德光太子其光明中有自然百千葉
蓮華大如車輪其蓮華出億百千光明皆普
徹照於是德光太子即住此蓮華上欲往詣
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遙叉手作禮三
反自歸爾時吉義如來迴光還於是太子尋
光去至佛所稽首佛足見世尊諸根寂定爾
時德光太子以偈讚吉義如來而說頌曰
吾不久觀醫王名 今者輒得見於佛
云何立在瑕穢行 皆能致得一切法
我向者夜中半時 從諸天聞佛無想

適聞愁憂無復樂 何所是人無放逸
其失道者示正路 諸無眼目得等視
今願爲我現大道 慈哀療疾使信淨
令衆貧窮得富樂 拘閉牢獄使解脫
斷吾狐疑除諸結 唯願解說其道行
爲吾現正離外道 於闇冥中作燈明
爲諸傷害除垢穢 願大醫王斷吾疑
願度脫我生死道 斷絕去吾諸所受
令得超度愁憂海 及以八道入大乘
今壽命短法今盡 多有妨廢功德行
無福之人不如願 今吾適開願解疑
今聞導師惟決要 云何菩薩爲放逸
能奉行佛尊妙道 度脫人民生死惱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知德光太子
心所念廣爲解說諸菩薩行德光太子聞彼

維五

十八

佛所說即得無蓋總持門逮五神通即踊在
虛空化作妙華以散吉義如來上爾時頽真
無王明旦聞太子宮中姝女啼泣聲面即爲
變便往到太子宮中問何故啼泣諸姝女答
言德光太子不見不知所在於是王頽真無
聞太子不見即便躋地與數千衆俱而舉聲
啼泣爾時城神來到其舍告王頽真無言大
王無得啼泣愁憂太子東去往見吉義如來
稽首作禮跪拜承事王頽真無聞神語聲與
諸眷屬大臣及太子後宮姝女及八十四億
那術百千人東出往詣吉義如來所稽首佛
足却住一面佛語頽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
知國王頽真無意即爲如應說法令一切衆
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於是王太子德光
白吉義佛願佛受我清淨飯食請施佛即默

然受之德光太子語父母及諸眷屬今願仁

者勸助城郭莊飾瓔珞以奉如來不當有貪

心有所惜也應時皆同心勸助放心布施於

是王太子德光及眷屬共奉吉義如來莊飾

瓔珞宮殿城郭心無遺惜日作五百種味以

供養佛及比丘僧爲一切比丘以赤梅檀香

及七寶爲房室以摩尼爲經行處於上作珍

寶交露帳幔南北各有華樹行列邊有浴池

中生優鉢華其邊際清淨無垢其華有百千

葉設百千座一一比丘各有是具爾時德光

太子令諸比丘不憂衣服亦不想他比丘獨

得衣被彼於是億歲中未曾睡卧不念所愛

不貪其身供養於佛所念無異爾時未曾有

想念於欲亦無諍亂心無所害不貪於國一

切無所愛惜不貪身命內外無所著於是聞

佛所說法皆悉受持不重問如來初不沐浴亦不洗足亦不以香塗身不起疲厭之意亦未曾坐除其飯食左右吉義如來般泥洹已後即爲造起赤梅檀塔寺於百千歲供養所可闍維如來處以一切天下諸華諸香擣香雜香妓樂以爲供養起九十四億塔皆用七寶珍琦之物以爲帳幔覆蓋其上各以五百億七寶蓋供養諸塔及百千妓樂一切閻浮利諸華寶樹用供養塔各然百千燈一一所然油其價百千及散一切香華如是之比具足供養億歲中然後德光太子棄家學道作沙門著三法衣常行分衛初不預世事亦不睡卧了無衣食之心具足四億歲中常惠法施未曾計有我亦不疑他人何況求供養亦無生死語爲衆說法不勸令生天上學是行

已教授一切人及中宮眷屬使爲沙門佛語賴吒和羅爾時淨居諸天心念言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皆令作沙門我等於是亦當作行供事三寶由是三寶得立而不斷絕其吉義如來般泥洹已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億歲皆是德光比丘所擁護其德光太子如是之比供養九十四億那術百千佛佛告賴吒和羅汝知爾時國王頗真無不答言不及佛言則無量壽如來是汝知爾時德光太子不答言不及則吾身是也爾時城神者則無怒覺如來是佛語賴吒和羅用是故菩薩大士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當學德光太子之行寂寞之教捐捨恩愛無放逸之行我求無上正真道時所行勤苦精進乃如是是輩無行者貪著衣食愁思無懈用供養故自遠

佛法所學無益汙亂沙門壞菩薩法恣其身
口意妄造所願捨其本行貪衣被牀卧具病
瘦醫藥無有慙愧之心不樂正行學無常之
法不奉尊教遠離佛行於道自棄意不樂解
脫行佛語賴吒和羅以是故聞此法已當覺
了之棄惡知識莫與無行者相隨棄諸貪欲
佛爾時說偈言

學道貪利及飯食 即爲不樂十力行
棄捐於佛百德教 用利供養墮他家
剛強弊惡無慙愧 自放恣墮諸貪會

第五

三

爲起塵勞墮邪行 便自說言我行德
身在閑居遊於城 利供養故作恣行
遠於解脫空去地 以故當棄離諸有
爲不敬佛及正法 遠離衆僧諸功德
棄捐善道墮三惡 爲失八百諸尊行

若有聞說是經者 審淨其意常精進
無數億劫佛難值 當用是故如法行
其說得佛大乘者 常思念是功德句
念已審爾一心住 當得無礙安隱道
常立賢聖習觀德 意念猒足自制心
汝等勿得捐善場 當墮五道如癡人
習閑居止常精進 住莫自輕勿易他
訶教已身寂其心 我本奉億佛教誠
不惜身命意質朴 精進於法行恭敬
我故常說此言誨 行是已後道不難
聞是若喜大乘者 不能精進不樂聽
其有智者樂此言 後當棄惡及怨結
佛告賴吒和羅若有菩薩行五度無極不如
學是經奉行順教彼之功德百倍不及學此
經者說此經時三十那術天及人發無上正

真道意皆得立不退轉地七千比丘得無起
 忍漏盡意解於是賢者賴吒和羅白佛言是
 經名為何等云何奉行佛告賴吒和羅是經
 名為離癡願行清淨當學當持正士所樂決
 菩薩行具足諸義佛說如是賴吒和羅諸天
 世間人民龍鬼神等皆大歡喜起前為佛作
 禮而去

佛說賴吒和羅所問德光太子經

第五

三

音釋

窶 其矩切 貧 嶺 甘切 鳥 振 直庚切 鳥 鵲 各切
 鵲 何葛切 鵲 鷺 鷺名 鷺 洒 洗同 鷺 趾 諸市切
 泗 似由切 浮 齋 與同 齋